

## 凡人微光

## 通透的母亲

■陌上桑

母亲喜欢种菜养鸡，不管是在家乡豫东平原，还是在异乡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农场，她总要开辟一个菜园子种瓜果蔬菜，再垒一个圈养鸡鸭鹅。

父母在青海诺木洪农场种植了近300亩枸杞，他们每年4月中旬到10月中旬在青海生活。每次去青海之前，母亲都会先去集市买南瓜、西红柿、黄瓜、豆角、藿香等菜种，带到高原种植。出发当天早上，鸡鸭鹅会被装进大笼子，笼子里备好饲料和清水，这群生灵便跟着父母跨越千山万水，从平原来到高原，在农场重新安家。

一年又一年，十几年来都是如此。在诺木洪农场，枸杞不稀罕，随处可见，但瓜果蔬菜就不一样了。那儿地处茫茫戈壁，人烟稀少，主要种植枸杞，愿意种菜的人寥寥无几。大家平时吃的瓜果蔬菜，大多是由批发商从外地运来的，可想而知，价格是不便宜的。

很多枸杞种植户既不舍得专门拿出一片地种菜，也没有精力在院子里开垦一片地，只能花钱买菜。母亲偏爱种菜养鸡，她在侍弄枸杞之余，精心打理着菜园和禽圈。
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蔬果与家禽也用生机回报着母亲。鸡鸭鹅从不偷懒，适应环境后，兢兢业业，每天都下蛋；各类瓜果蔬菜不生虫、不生病，长势喜人。

当地海拔高、昼夜温差大、日照时间长，加上有雪水灌溉，南瓜、西瓜结得又多又大，多了一种自然的清香与甘甜。

蔬菜瓜果太多了，鸡鸭鹅蛋也太多了，母亲每天做饭都不需要再买菜，可依然吃不完。如果拿到集市上去卖，可以卖不少钱，但母亲并没有这样做，而是把多余的送给亲友和邻居。听父亲说，仅是去年，送出去的蛋就有1000多个。

时常有人不打招呼摘去几个南瓜、西瓜，因为瓜果个头大，少了很容易被察觉。母亲见了不气恼，反倒笑着说：“人家是因为喜欢吃才摘的。谁吃都是吃，谁吃都一样。”听到母亲这样说，我被她这份豁达打动了。她补充道：“他们能摘走多少呀，还是剩下的瓜多，咱吃得更多。”是的，每年回老家，母亲都会从青海拉回来上百个南瓜、几百枚禽蛋。

父母每年还会从青海拉几百斤枸杞回家，这些都是他们种植、晒好、挑好的，到家后装进一个个袋子，除了分给亲戚朋友，还在村里挨家挨户地送，不论村人家境贫富、不管枸杞市场价格高低，年年如此。

不是种植不辛苦，也不是这些农产品不珍贵，而是母亲喜欢分享，母亲有一颗通透豁达的心，所以她才会说“谁吃都是吃，谁吃都一样”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看到母亲心甘情愿把辛苦换来的劳动果实无偿赠予他人，日积月累，这些付出折算下来，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这并非一时兴起，而是她坚持了十几年的习惯。我想，正因母亲拥有一颗通透的心，不斤斤计较，且常怀善意，所以日子才过得这般舒心、丰盛。

## 心灵感悟

## 筛光

■张长安

春风又染百花妍，  
四面人潮涌绿园。  
簇簇姚黄撩客意，  
丛丛魏紫醉心弦。  
低吟梦绕千山景，  
浅唱魂惊万岭仙。  
莫是君膺神女助？  
筛罗万象紫光涵。

## 往事如昨



## 人间草木

## 棟

■于春杰



“五一”假期，我在高速路边看到几棵棟树，那熟悉的紫色碎花，连同儿时树下玩耍的记忆，瞬间涌上心头。

豫东平原的乡野村落，棟树是最寻常也最深情的树。许是它好养活，且不挑土质，自带一股向上生长的韧劲，所以乡村的房前屋后，随处可见它亭亭如盖的身影。

春末夏初，棟树开花了，淡紫色的小花，细细碎碎的，一团团一簇簇，藏在碧绿的叶片间。那花极小，远看像谁把紫色的云霞揉碎了挂在树上。阳光斜斜地照下来，花瓣便闪着细密的光，仿佛无数只小小的眼睛在眨。风过时，满树的花轻轻颤动，香气便丝丝缕缕飘散开来，那香不浓不淡、若有若无，却悄悄钻进了记忆深处。

我们放学后并不急着回家，当时虽物资匮乏，却不能阻挡女孩子的爱美之心，我们喜欢把棟树枝编成花环，戴在手腕、脖间或头上，装扮成美丽的公主。这时节，我最喜欢跟在小娟身后，她比我灵活麻利，有她攀上树枝，我们不必再央求男孩子也能摘到枝头最饱满完好的棟花。淡紫色的花环在我们身上摇晃，映衬着太阳下被晒得红扑扑的脸，好看极了。

“棟花开，吃燎麦”，我们在地头寻找最饱满的麦穗，码在手里，又从路边沟里捡拾枯树枝叶拿回家，堆在一起，升起火轻轻燎烤手里的麦穗。麦芒遇火即燃，麦穗表皮焦黑，稍微晾凉，就可以用手搓，再摊开掌心轻轻一吹，麦糠随风飘落，掌心里便只剩饱满圆润、溢

着甜香的麦粒。我们在树下吃着燎麦，看风掀起树叶，露出棟树素雅的面容。烟熏微甜的麦香、清新微苦的棟花香，交织成记忆深处最独特的嗅觉记忆。

棟花落尽，便是夏深。此时棟树层层叠叠的枝叶成了最好的遮阳伞，撑起一方清凉，护住了整个夏季的喧闹与童真。

盛夏时节的棟树，有饱满又坚硬的果实，我们常常从树上摘下或者在树下捡拾棟子，玩一种布阵对战的游戏。在平整软地上挖出十个小土坑，均匀整齐地排成两排，每个坑里放五个棟子，双方就可以对战了。这游戏比下棋简单，又多了一些野趣。玩到尽兴时，双手沾满泥土，细密的汗珠布满额角，游戏的快乐溢满童年。现在我已想不起这个游戏的名字，却还记得游戏时的场景，有阳光有蝉鸣有欢笑，我们在棟树下看紧自己的“阵地”，专注又快乐。有风拂过，吹乱发梢。那夏季树荫下的凉风，一直从童年吹到现在，每每想起都忍不住嘴角上扬。

秋风起时，棟树的果实颜色加深成青绿色，成熟后变成淡黄色，像一个个小铃铛摇曳在枝头。经过秋霜的洗礼，果皮渐渐皱缩，却依然结实，并不轻易掉落。这时候的我们，便有了新的乐趣——摘棟子。

记忆中的初冬，天很高很蓝，风带着干冷的清气。我们拿着长长的竹竿，对着果实密集的树枝肆意挥舞，棟子便像雨点般落下来，砸在我们头上。大笑一阵后，我们就争抢着捡棟子，抓在手里当武器，你扔我躲，在树下跑来跑去；也会随手扯下发上的皮筋当弹弓，虽打不中什么，却能把树上的麻雀惊得扑棱起来，我们的笑声也顺着初冬的风传得很远。

工作后归村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乡村也不再有多棟树。村里修了整齐的水泥路，也有了精心栽种养护的绿化带，棟树这种土生土长的树种逐渐被取代，很少再见那些成片的紫色云霞。可那些关于棟树的记忆、那抹紫色的印记，却从未淡去。

古人云：“二十四番花信风，始于梅花，终于棟花。”棟花开过，春便尽了。而在我心里，棟树却是故乡永不失约的故人。棟，谐音“恋”。那令人眷恋的紫色花海，从未在脑海中褪色。

## 记忆里的味道

■终梦圆

总是一次次梦回童年，方方正正的小院依稀还是记忆里的模样。院子里的枣树枝繁叶茂，像一把绿伞，给小院平添了一丝春意。屋檐下的花坛里，月季花开得正艳，爷爷拿着剪刀在修剪枝杈。

小院的厨房里，隔三岔五就会上演一幕同样的场景：奶奶佝偻着腰擀面饼，地面上放着一个用几块砖架起来的铁鏊子，爷爷坐在矮凳上，抓起一把麦秸，用火柴点燃，塞在鏊子底下。等鏊子烧热了，奶奶放上一张擀好的面饼，爷爷则用一个特制的细长竹片，熟练地把面饼左翻右翻，直到熟透，再烙下一张。

薄薄的烟雾里，他们忙碌的身影，成为我脑海里最美好的记忆。红薯干稀饭，烙馍卷上炒好的香辣绿豆芽、醋熘土豆丝，这样一顿简单朴实的农家饭是爷爷最喜欢的。

每年开春，奶奶总会在空地上翻土，撒上一些扫帚苗种子。到了立夏，房前屋后，一片片红红的秆、绿绿的叶，十分茂盛。扫帚苗，学名“地肤”，有清凉败火的功效。

放学一进家门，就见奶奶正蹲在压水井边，把嫩绿的扫帚苗淘洗干净，再放到竹编的篮子里沥干水分。蒸扫帚苗的方法并不复杂：沥干水分的扫帚苗，先倒上猪油拌匀，再撒上面粉搅拌均匀，等锅里水开，箪子上铺上蒸布，把拌好的扫帚苗倒进去，摊均匀，大火蒸几分钟就熟了。

但想要激发出它最佳的风味，还得浇上蒜泥。当然，捣蒜这项工作都是年幼的我抢着干。一个久经岁月的大石臼，搭配一根带木柄的石杵，新蒜剥好放在里面，加入少许盐，捣成蒜泥。在蒸熟晾凉的扫帚苗里淋上香油、浇上蒜泥，一道独属于春天的美味就制作完成，松软可口，香气扑鼻。

如今，逢年过节回到老院，看着地面上斑驳的青砖和点缀着红绿色石块的白墙，就仿佛爷爷奶奶还在。然而当我学着他们的样子，再去复刻那些美味，却再也尝不出当年的滋味。